

後漢書

後漢書志第十五

五行三

劉昭注補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危為宗廟廢

祭祀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逆天時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為正月在玄枵殷

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卯郊譏運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

也則水不潤下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

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
川澤以涸是為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診
謂水

失其性而為災也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

多大水五穀不成也
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鄭玄曰君

是不能謀其事也
洪範曰聰作謀孔安國
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
厥咎急

鄭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
易傳曰誅罰
絕理不云下也
顓事有知不云謀也
厥罰恒寒

鄭玄曰聽曰水
水主冬
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厥極貧
鄭玄曰藏氣失故於人為貧

時則有鼓妖
鄭玄曰鼓聽之應也
時則有魚孽
鄭玄曰魚蟲之

生水而游
於水者也
時則有豕禍
鄭玄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
時則

有耳病
鄭玄曰聽氣失之病
時則有黑眚黑祥
惟火

沔水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

也

月今章句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來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

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折爲水沂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嘗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曰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

錄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
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
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管利之家野澤無兼
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靡之痛脅以
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即往
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皆
以永享康寧之福無休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
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
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
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淵聖公乃
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
亂乘時擅權作威王食衽裸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
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
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
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合
得復昌熾從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壤
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從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
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用害故曰樂也而猥

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小
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謝承書曰陳宣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
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
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
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
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以住立
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災豈況朝廷中
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
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
疾行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
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
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
爲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爲河堤謁者以病免
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

穀梁

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

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

飢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遏有德

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

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

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

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

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

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醜虐
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

東觀

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
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
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
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
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爲

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

廣州先賢傳曰和
帝時策問陰陽不

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
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

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

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

抱鄧太后專政

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

洧水盛長泛
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

水競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
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
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
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
人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識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
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治疾賢者依
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
涌水爲災

二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
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

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爲災也

三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

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

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水變占曰水化爲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

辜延及親戚水當爲血

是時鄧太后猶專政

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

襄城臨水化爲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爲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何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

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大

尉楊震廢皇太子

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隰二州大水傷禾稼楊

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十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

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春秋漢含孳曰九卿阿黨

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澹地動土涌

淵聖御名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

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

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壤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

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

長逆流

梁冀別傳曰冀之事政天爲見異衆災並湊蝗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絕

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

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

臣昭案本紀又

南陽大水

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

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

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宜獨諸侯有規京
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爲
漢嗣即尊位是爲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

人是時相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
禱于龍環五

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
書曰是

河東水
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

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

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

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

天下大亂

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洧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

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

袁山松書曰明年禪

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

中冰厚尺餘

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

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袁山松書曰時帝流

遷失政養奮對策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兩雹大如雞

子

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

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駟房任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傳陰精凝而見滅易識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易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是

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深

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

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

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雨

雹蝗易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縣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爲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

良爵有功務寬大

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雞子